# 已瘧編

損齋備忘錄

天香閣隨筆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已廬編

劉玉記

本館據稗乘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藜閣生劉 士龍 甫

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澹粉梅妍翠柳四樓今官妓居其上以接四方賓客大賈及士夫休沐時往遊焉後士夫多以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三山門外有醉僊樓以中秋與學士劉三吾宋濂董倫王景陶安等醉飲得名樂民樓以春時賜民花酒錢傳盃浪盞得名又有鶴鳴樓亦在三山門

宋琥朝用之子尚安成公主襲西寧侯弟瑛尚咸寧公主謝達秀之子二十七年選尚汝陽公主有玉帶勒馬之賜袁容壽州人尚公主封西平侯郭鎮英之子尚永嘉公主張鱗鳳陽人洪武乙丑尚福清公主胡觀海之子尚南康長公主陸賢仲亨子尚第五皇女汝寧公主梅殷思祖從子尚江陵公主沐昕英次子尚臨淮公主李祺善長子尚臨安公主李讓舒城人尚公主封富陽侯黃琛武昌人尚皇兄蒙城王女慶陽公主耿琇炳文從子尚清湘郡主授國賓徐茂先

達孫周府儀賓也

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甚奇兩硯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無異

丞相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有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遜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朱戚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秦愍王聲妓爲當時冠有弄嬌者絕美時左布政王廉會稽人極有文名人皆稱爲交山先生王重之會宴出弄嬌以行酒一坐縱觀廉獨端首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李白止聞其聲今臣得

見其面爲幸多矣何敢縱觀

周王開一園多植牡丹號國色園品類甚多建十二亭以標目之有玉盂紫樓等名儀部郎尤良作十二詩富陽侯李駙馬縱侈侍兒悉效宮粧有蝶粉蜂黃花羞玉讓之號

都下妓柳青頗爲流輩所推一時文人達士盡與之遊最厚者常嗤之嗤絲白如雪香滑可愛目爲嗤花人爭以得嗤爲榮

常開平家豪富無比每燕飲童妓滿堂預飲者多賚賞物方往人皆苦之謂之歡喜錢

信州人衣著夜經廢宅遇一黑面婦人自稱裂娘堆雙髻衣紅褐佩兩金環正語間忽不見著疑懼旋走退宿于故知家明日復至其所但見污塵中積褐一堆撥開得一把剪刀乃知昨所遇者剪刀精也

南夷魁離國進絶色十人服以金絲敷霞鈕花之衫垂以泉潤穿雲鳴玉之佩（佩作珮）輕疾便捷手足相當能爲迷心舞于軍前舞之則三軍解體元順帝命雪雪代脫脫出十人以隨雪雪至高郵與張士誠戰十人舞于陣前兩軍士卒皆倒戈

熟視士誠弟信素驍勇乃出其不意突陣連刺數戟十人皆墜馬走士誠遂揮軍奮擊雪雪大敗

閩中社景新亦文人也嘗官于安陸性好清翫每出必以珎物自隨時遊漢江舟至解珮亭即鄭交甫遇僊女解珮處也擊楫中流暴風忽作舟幾覆者數四景新具公服于船首拜之又致祭禮風愈猛烈景新計無所出柁舟人曰相公舟中必有奇異之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景新以張良鐵籠頭笻竹杖獻之風如故又以樊

妃琪木盤鸞碧鏡臺獻之亦無驗乃于篋笥中檢得徐熙墨杏花用筆貞潤有篆籀法并近代楊補之墨梅一幅補之作梅自負清瘦有持入德壽宮者內中頗不便于逸興謂曰村梅補之因自題曰奉勑村梅二畫景新朝夕所玩不得已持出獻之既獻風息日曛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景新亦不復前去怏怏而歸長吁大嘆曰好古玩奇予之所以爲癖也不意江神水鬼反亦甚耶自是景新不敢嗜異物矣景新之得竹杖與鏡臺也過于苛刻杖乃本州富民裘氏所

藏父子相傳數世景新使囚犯誣以賍私傾覆一家鏡臺本春秋時楚夫人樊妃粧臺物形製古恠州人陸殷得之海賈景新誣其發塚而取

樊妃塚在州城西

以法奪之流配遠方江中之慮殆不偶然也

成都路捻管張廷瑞有一歌姬詞色俱美年十九而卒張甚哀之葬于城北石斛山下至正間以省試事士人並集時值暮春天氣和風送暖麗色牽人汶川秀才穆敬之厭于囂紛將爲浴沂之遊從散花樓下出北門登諸葛武侯讀書臺

又北走十餘里徘徊久之見相近煙翠中一座山秀才復行數里乃是石斛山也山下重樓大厦似一富人之室門掩一扉一女子傍扉而立且吟曰十日春陰一日晴春來猶覺曉寒輕（來作深）蕭條病骨殘花瘦次第閒愁蔓草生映戶新波平野沼倚樓山色繞墻陰東風早晚持樽酒去聽橫塘楊柳鶯又吟一絶曰倚門懸望續絃膠綵庭棋子懶將敲春愁何自鶯頻喚（自一作處）海棠亭畔杏花梢秀才聽之心揣其風情雅致非娼家之女必孀居之婦故有續絃膠之句于是

從徃窺焉其女欣然有就生之意生亦以言挑之兩情遂合生詰其姓氏族里女曰妾張幕府之愛女也小字多嬌幕府去官時以道路沮塞留妾嫁于此山之富人不幸富人半世而徂家計伶仃使妾無持門之托際此風景少年中能禁落花流水之念乎是以倚門而望寄之吟詩也郎官至此得非天賜乎遂握生手與之同行延入後堂但見饌饌絶精弦歌簇擁女濃粧以酒勸生曰今夕願與君結百年之好生避席曰敬之知書之士夫人孀居之婦無媒妁而私會

其如國法何況糟糠在室父母未命總曲成之烏得以此身久事夫人乎女曰荒山中豈問媒妁有親與妻待成之復有處也生辭不得已相與成禮引生周歷屋宇指其綵庭曰此月心綠紫藥繩所結也指其石圍處曰此藏形窩也指其寢曰此息蠢之室也指其寢前案曰此逍遥几也指其庫曰此白杵藏也指其隙地曰此無爲園也復置酒與生盡歡凡再宿生別去以古桐琴遺之約數日再會女以手中所執桐花鳳扇贈生又口占一絶贈送之云臨行折柳送吾

郎北往南飛兩可傷眉葉腰條君取去情重丘山切莫忘生遂南歸及他日再往無復所見唯草間一塚而已兵荒間形骸暴露所謂庭者兎絲與藤所結也窩則磲也寢則棺也几則棺前石案也曰消遥者消魂之意生觸目感傷乃悟是鬼涕然而別

魯子京遊中南山記 凡一段

陝西魯子京勇力過人性不喜營産業日以樵獵爲生有搏虎法見虎則先伏于地俟其來即以藥刀刺其喉虎應手而斃藥刀九曲五尖取讙

舉山山在商州劫律草搗汁淬其鋒虎當之則虎毛腐裂五喉九結虎有五喉食喉水喉風喉骨喉橫喉無不破傷虎亦畏之屏跡遠處武功賴以安靜一日遊中南山或曰終南山險不可入傍有支山曰地脈頗有行徑遂緣徑披榛而進進數里巖石崢嶸松林蓊鬱又行數十步南轉由土嶺上自嶺至大谷又數里谷中有太乙元君湫池水甚清魚殊不可識一云是太乙君所畜者或赤鱗或金尾或繁髯或露角又有一種毳毛遍身首尾欒聚望之如雪團也因呼之爲毳白谷左右三十里名福

地峯嶂環拱峻削壁立惟少陽峯平坦可登登之以望中南見中南迥出雲表山皆俯仰攢嶪翠碧交輝恍若僊宇神境也水簾峯下有飛流澗澗之上天成一橋橋處山泉亂落如雪有數騎行過遥聞人語云是此懸螭噴珠排空走玉仇靈嶼若見必將歌瀉霄步玄冲敵之矣須臾一簇人擁盒至盒制垂蘇九旒京疑是神僊乃隱密林中窺之見二人各執一器似斧形而三口短柄以闢重峭忽開明洞達別一天地内有瓊宫珠殿迴廊曲檻延蔓數百里浮青之垣抱

一之坊倚碧之宇涵元之閣東文之樓綺星之室浩怡之囿雲子之田具在焉人稱此嚣爲逼梁鋼而謂此洞爲漾辛州也少頃一衛士跨白驢而入背負一金字牌云洪消使者督南天祁光會隨後數十人揚旗而至亦入洞去旗皆七彩貫琪凡大者一十三小者不可勝計只見大書丹艧標榜不一或云赤城同刷或云小有署郎或云天市司禽或云榴花宮直或云玉樓學士或云鴈都分御或云生洲寶帳掌籍或云太岳府西清文正或云侍宸或云木史或云陸兵

大統制或云八洲都首領或云東井糾知餘不能悉見有三人開一處殿宇殿名紫極一人戴冠絳綃袍一人奎冠碧襜袍一人委冠青縷袍殿設銀津玉女錦幃幃作幄列幡節各十數對張文琳案兩序置樂舞之器有景鑾句要平聲管句紅律句沉句音拘句曲畧句且音沮平句吳衍句凌斜句削棘句剉指句端翟句風根句瑾横句的奕等名景鑾似鸞形而大吹之聲如鸞可以召鸞鳥要管三節長三尺二寸刻龍形吹之類龍吟可以召諸仙紅律六孔用六人吹之聲寛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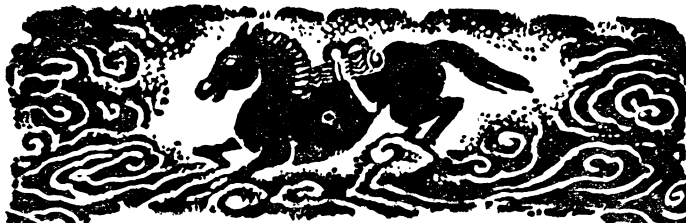
曲盡其妙沉句擊之以節樂曲畧負而扁中虛用冇木枝敲聲自別且平琴之類鼓之和氣翕然吳衍神簫達八風者隨竅吹則世間變風淒斜舞于也削棘天棘草爲之十根迭爲上下匊指曲戚也以足舞之惟蹈雲堦踏青陽步步交可用端翟華于也風根舞于風中離空三丈瑾橫以玉爲鈚以八玲舞之聲偹八音的奕舞之以聚異香于是薦雪孫之膳露囊之漿諸仙人畢集樂舞並作出金閨玉女葛零令平聲羅半髻虞漢卿衛子文冀星環皮祿衡桂少娃鄭一春

數十人歌躑海搖山催霞翫月詞作飛鴻躍鳳促筋潑脉舞彈千徽之咫撥九轉之披終卽戴奪秀巾（奪作兢）舞落堦枝頭藍一曲神仙各散去重巖如故京遂有塵外想謝絕妻子入深山求道永樂間年八十餘日常賣藥市上人莫能識之乃題句東城云一入青山數十年無心不結舊時緣歸來惆悵荒涼地盡是高官共有錢（言富貴不可久未若神仙之常存也）又云地是人非未百年懽孫弄子總徒然未若長嘯深山裏酌地凌光意獨全後有人遇于牛首山揮盖策馬數十人執流金

綠羽障形似月圓四面擁簇人欲趨避大呼曰我長安魯子京也汝勿避人驚懼叩頭因請其故京曰我自入山將及百年已署名僊籍上帝暫命我掌天苑使事言訖山後一群奇獸奔至隨之而去此人亦尋舊路出世上始知有魯子京僊人也

國初內中嘗失金餅蓋謂執事內監竊之命斬于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猶懾懼既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井見反縛一人將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驅還耳大抵免者

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教謂人魂非一可以分爲
兆生去來者亦可參審之也



# 損齋備忘錄

梅純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歷代小史今獻彙言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歷代今獻皆節本說海學海均未刪削說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 四庫全書提要

損齋備忘錄二卷。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爲洪武中駙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隸勳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應襲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舊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戛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每傷於迂闊。如謂韓退之畫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敍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禽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之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膠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謬爲大言。不核事實矣。其紀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母老之故。其擠死筦橋下。出於趙深譖曦之竊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史迥異。亦曲筆也。

# 損齋備忘錄

明　金陵梅　純一之撰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所載乙未夏六月。從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今略考其終始如左。曰徐達、官至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封信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國公、十八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允恭襲封公爵。次子增壽。永樂初封定國公。曰馮國用。官至帳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早卒。後追封郢國公。子誠。官至僉大都督府事。弟勝。洪武三年封宋國公。曰邓榮。官至平章政事。尋以謀反伏誅。曰湯和、官至御史大夫、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二十八年薨。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子鼎先卒。追封信世子。曰李善長、文臣。官至太師、中書左丞相、封宣國公。洪武三年改封韓國。二十四年賜死。長子祺、駙馬都尉。曰常遇春、官至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封鄂國公。洪武二年薨于軍。贈太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長子茂。三年封鄭國公。茂以罪廢。弟昇襲爵。改封開國。曰鄧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衞國公。洪武九年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長子鎮襲封公爵。改申國。曰耿君用、官至管軍總管。死于戰陣。後追封長興侯。子炳文、官至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封長興侯。曰毛廣、一名麒、文臣。官至參議。早卒。子驤、官至都督。曰廖永安、官至同僉、與張士誠戰、被執、卒于蘇州。後追封楚國公。弟永忠、官至平章。洪武三年封德慶侯。又方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卒于軍。後追封虢國公。弟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

甥一人曰李文忠母曹國公主父眞駙馬都尉追封隴西王謚恭獻文忠官至同知軍國事三年封曹國公十七年薨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子景隆襲公爵義子一人曰沐英官至征西將軍洪武十年封西平侯二十五年薨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侯爵卒次子曰晟仍襲侯爵永樂間進封黔國公已上皆從王師初起者也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

封公六人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鄭國公常茂　宋國公馮勝
曹國公李文忠　衞國公鄧愈

封侯二十八人

中山侯湯和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濟寧侯顧時
淮安侯華雲龍　江夏侯周德興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興　六安侯王志原　營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滎陽侯楊璟　鞏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潁川侯傅友德　豫章侯胡均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臣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梅思祖

至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其因革次第。則又異於前矣。

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衞國公鄧愈　信國公湯和

宋國公馮勝　西平侯沐英　江陰侯吳良　長興侯耿炳文

曰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李善長

曰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滎陽侯鄭遇春　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

曰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

江夏侯周德興　鞏昌侯郭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祖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軸轆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

曰建功者。十五人。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興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曰因父而封者四人.

開國公常昇　鄞春侯康鐸　金寧侯陳輅
曰持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東平侯韓政　宣寧侯曹良臣　滎陽侯楊璟
汝南侯梅思祖　豫章侯胡均美　宜春侯黃彬

得與功臣廟祀者.惟二十有一人.

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
東甌王湯和　黔寧王沐英　鄖國公馮國用
梁國公趙德勝　濟國公丁德興　巢國公華高
虢國公俞通海　江國公吳良　海國公吳禎
安國公曹良臣　黔國公吳復　泗國公耿再成

景川侯曹震　寧河王鄧愈
懷遠侯曹興　越國公胡大海
永成侯薛顯　蔡國公張德勝
西涼侯濮瑛　鄞國公康茂才
河南侯陸聚　東海郡公茅成

燕山侯孫興祖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李與汪皆賜死惟劉公令終國初將臣封爵土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之子孫尚承襲餘皆廢罷徐沐二王御製爲善陰隲固常載其有功不殺及忠愛之德矣近觀楊少傅榮所撰武定侯神道碑又知侯自少事高廟四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沉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無不通曉性尤孝愛母夫人卒廬於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而傷生汝竭忠報效爲父母光即孝矣墓不必廬也遂感悟而歸三年之間哀痛如一日其亦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其報自不同耶

都督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公爲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公命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勑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公亦降矣因籍其家下獄明日公由福建還家人遂皆得釋至今子孫不替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卽公曾孫女也其大寧舊地向既失守遂棄於塞外其軍今皆散置保定等處而獻王則遷國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侯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謂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寘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矣。

本朝文章首臣洪武初。則學士宋濂所記。當時盛美。有洪武聖政記。自永樂以後。則少師楊士奇所記。有三朝聖諭錄。天順間則少保李賢有天順日錄二錄。近皆印行。而聖政記獨亡。僅見其序於文集爾。惜哉。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爲未然。蓋修其本。異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

狄梁公始終爲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於所不安矣。況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潛溪文集內一事。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此氣壹動志也。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世所謂涼燄。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爲湯。而泉亦有温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爲火。而燄則火之餘也。惡得涼。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縷若今銅鐵絲鋼。入火不能遽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木爲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燄。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今以一杯水費束薪爇之。且難卽消。則長也詎能頓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洽。於是見焉。於惟盛哉。

太祖征僞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渡瀟湘。陳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如此。

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聖祖命都督僉事楊文南征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帝王之言也

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尙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謾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尙。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廣陵茅大方作詩。一時莫能尙。洪武末。先高祖守淮安。公時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悲歌。百餘年來淮人傳誦。

鐵鉉色目人也。爲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皇卽位。擒至闕下。不屈而死。二女入教坊。終不受辱。後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旣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爲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尙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文皆無。執謂古文爲僞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爲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爲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

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曰弒。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弒。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弒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假智力於其間哉。

地有四遊。竊謂不然。地之凝結。由制於天氣之急勁。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尙可嬰也。此非惟不知地。亦不知天也。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尙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 天香閣隨筆

李介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 天香閣隨筆卷一

明　江陰李　介介立撰

余友湯仲曜於己丑臘辰游蘭江題詠甚富有浪游集二卷余爲之敍後仲曜削髮于大雄易名遠遁予恆珍藏其稿偶爲一友借觀遂失去獨所撰浙江游記尚在舟行十九日抵杭之北關是夕雨明日予與方十七徐仁一冒雨至江頭過西湖歷湧金錢塘諸門湖上桃李俱無南北兩山松柏赭伐殆盡湧金門外一片瓦礫舊游之地今皆不可識矣過南湖歇擔入山店飲酒甫出門風雨驟至仁一避雨簷下予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十七戲數羅漢輒錯亂不能舉予時微醉起行羅漢前彈指云諸君閒坐有何功受人閒供奉餘杭山賊殺人恐汝亦坐不定也因大笑出殿門冒雨至江頭主人接見甚恭蒼頭亦解人意立取溫水濯足進茶點又送火爲逼熨溼衣主人置酒樓上適潮水大至予推窗看湖聞樓下人云今年臘月二十潮頭猶高一丈大是異事時天已晚晴越中諸山翠色入座因誦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之語不覺起舞次日天色晴暖如二三月江頭小兒以竹枝簽蠟梅置花籃中賣花聲徹樓上予下樓獨行江邊江梅亦半吐故事客貨雖集江船未便則諸客商皆食宿于主人主人款洽不倦時蘭陰貨物阻北關不得進而江船亦未到予得以徜徉江頭凡三日焉江頭酒佳又不甚貴予時一飲諸樓中醉則臥于瀨上兩傍觀者輒相語爲顛子云二十二日晚上江船明晨舟人解纜掛帆行十餘里始覺急起披衣推篷出視見舟方東行予心甚疑因問舟人桐廬富陽在臨安西而今舟行反背之何耶舟人謂君無言少待

當自解耳。予下艙盥櫛畢。而舟更西行矣。浙江之源有三。一自新安。一自三衢。一自婺州。三衢、婺州之水。會于蘭溪。北下與新安之水合。總會于睦州。然後過桐廬。經富陽。下臨安而歸于海。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不過或折而北。或折而東耳。至富陽、臨安之間。則有若折而東。復折而西。形如之字矣。浙江之得名。其以是與。江旁兩岸皆山。一水中貫富陽而下。其江面之廣。有十餘里者。有八九里者。其狹處不能得半也。桐廬以上。有二三里者。有一二里者。有不及一里者。而廣處亦常倍焉。江自新安三處而至。走數百里入臨安。合山谿之水。自上而下。勢如建瓴。然非大潦之歲。則江波平坦。舟行無泝流之苦。惟逆瀨而前。則稍爲費力耳。富陽上下無瀨也。至桐廬爲一瀨。桐廬以西爲一瀨。近七里籠爲一瀨。出七里籠爲一瀨。自此以上。淺瀨甚多。不能盡紀。每至一瀨。舟中人輒起佐篙。其老弱則上岸。使舟輕易過瀨。淺處不過二三十步。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過此則平流矣。方過嚴州瀨。舟中人皆上岸牽舟而行。其在舟中者。則把篙佐力。時瀨水迅駛。舟不得上。諸人皆號呼不已。唯一休寧人端坐不動。予方理頭。心不平。急起持篙。方十七阻。予曰。子未習水。予謝曰。吾幸獲與同舟。公等努力。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于是休寧人亦變色而起。各把一篙。須臾淺瀨過焉。蓋舟行浙江者。逆流而前。則捉力於瀨上。順流而下。則顯計於潮頭。浙江之潮。自龕山、赭山而來。奔流噴激。勢如怒馬。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每至秋夏之間。朔望之際。潮頭高者如山立焉。江船東下。適遇其來。當此之時。心目交趨。手足相赴。舟師之巧。於斯見矣。土人云。潮汐奪流而上。近至富陽而回。遠至桐廬而止。以予觀之。富陽、桐廬未嘗有潮也。何也。浙之上流。三路俱發。地勢高懸。水

復有力。海潮自兩山來。行百餘里。至富陽界。強弩之末。勢不能相敵。亦廢然而反耳。而江水自富陽而東。遇海潮。至下流反高。勢不得行。又不能中止。則倒流而回。土人遂謂潮至富陽、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故臨安江西之水。皆明淨如鏡。可鑒須眉焉。人知浙江爲東南之形勝。而不知爲吳越之奇觀。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未嘗有橫書舫于烟波、負奚囊于邱壑者。今世之騷人墨士。不過侈談西湖耳。夫西湖有南北山之擁翠焉。有兩高峯之停雲焉。有蘇隄之桃李焉。有湖面之芙蕖焉。山頭有保叔塔焉。湖中有湖心亭焉。朱闌畫槳。碁布于雲霞烟水之間。禪房道院。星列于翻光潭影之際。故南北之宦游。四方之客履。皆繾綣于此。以予觀之。西湖雖勝。非浙江匹也。始予舟過桐君山下。一祁門老人亦同舟。時迴翻淡翠。曲嶂摛青。雲氣蒙龍。波光淡蕩。孤鶩浮沈于水面。羣鷗繚繞于沙頭。老人指謂予曰。君以此景爲何似。予曰此有脚西湖也。老人點頭久之。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西湖南起吳山。北盡孤山而缺其東。以杭城當一面焉。非得邑也。浙江四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設畫圖。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雖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北之峯。爲東西之嶺也。浙江之山。屢變而爭奇。每遇一折。鼓枻而前。則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及者二也。蘇堤之桃柳。華而不實。若夫桐溪口水之間。兩岸江楓。蔚蔚蒼蒼。少者千百株。多至數十頃。微霜初落。秋風乍來。丹黃交間。青紫相陳。布宮錦于江湄。展畫圖于山足。及夫風高霜老。虬枝見霜葉去而落。其實爲膏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數計。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市。販夫賈客。摩肩接袂。車鬬塵生。浙江在萬山之中。懸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臺。訪方干之

谷。此不及者四也。西湖之勝。白公創于前。蘇公繼于後。而梵宮別墅。以次而起。然湖岸易于崩塌。湖濱易爲葑田。兩堤之花柳。易于凋謝。而山根之樓臺。亦易于朽落。非若浙江兩岸。絲樹刺天。青巒層疊。金錢不費。終古長新。借笙簧于過鳥。託絲竹于飛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魚。大者不過數尺。澹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釀酒。不能久置。浙江之魚。尋丈。味厚而不腥。金華之酒。名擅天下。此不及者六也。若夫擁帶臨安。控制甌越。縉雲之木。十圍百圍。沿江而下。避牽挽之勞。雁宕之舟。千石萬石。傍海而來。就風潮之利。金處之兵。朝發而夕至。徽嚴之產。不時而直下。孫吳以之抗衡蜀魏。六朝以之鼎制中原。錢鏐以之保境和民。作東南之望。聯江海之交。則人固有能道之者。不俟予之贅也。豈若西湖彈丸之地。客帆不接。食貨鮮通。不過六橋奏絲肉之音。湖舫置鉛華之女。爭奇淫之巧。爲亡國之助哉。惜也。予得于此江之日淺。而又與詩文之緣澹。未能濡三寸之毫。展尺幅之素。一寫此江之神奇。而繪其生動。聊存大概。以貽臥遊之徒云爾。

古菴先生邵重生。隱居飛來峯下。隨身唯一妾。洴澼炊餌之外。則抄寫書史。執勞兼役。絕無怨言。此不特白家楊柳所難。恐劉伯壽之二草。亦不能及也。昔淵明尚嘆室無萊婦。敬通每恨家有悍妻。妾、奴僕類也。乃能相主、成其高隱如此。

古菴先生著西湖志。搜摭四十年。稿與几等。片碣隻字。一草一木。無不收錄。聞未版行。惜哉。

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疎自喜。大有物外風味。其遺友人乞豆詩云。叩門倚牆立。荳花香出園。入門不數

武紫花羅前軒逍遙蔭花下袁豈開清尊年衰苦脾鈍白扁能加飧兼之善解酲百罰任所吞何必羅官庖馥馥風味存何必兼法醞淡淡古道敦今日醉且飽且得閒心魂故人省予嗜言豈正爾繁得餐更來取信彼朝與昏老饕聞之喜毋乃復爲煩君豈合有盡君情難可諼眼前指奚奴日遣捶君門卽事詩云病魔日夕成吾懶春晝如年只下簾飢帶三分脾較醒倦教至再睡方甜高簷卜鳥窺攤藥塵几牽絲閉卷籤清福難消多兩事吟詩作字獨湛湛晚更名缶號廢翁錢牧齋序其詩比之唐之維昭諫隱謂昭諫當唐之季十上不第坎坷終身嘆辨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未嘗不爲之神傷卽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詩歌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蓋卽持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況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間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卽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固未可同日語也牧齋之推論如此

常郡司理吳兆墅閩人也冷面慈腸信心而行絕無顧忌每出人罪雖上司嚴駁十駁十上必出之而後已江邑巨富金姓者爲巡方訪拏發府會審府公衆言之曰金某惡跡多端罪難末減公抗首曰此人無他罪人利其金耳府公色變此公素嫉將大取于金愾于公而止然以其富也盧爲人饑雖知其枉不敢出公力出之後去任金使長子瓚賫銀三百餽之舟中請少備道途費公曰彼時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堅卻不受瓚乃呼公僕授之金曰善爲我致于公另酬以十金僕出併返其酬金曰不可致也瓚取酬金納僕袖中曰此固而物也僕曰吾主不受吾豈可背主自利亦堅不受吾每見循良之吏有活民之

心而民終不能活者不剛也剛矣而掣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清也公剛以行其德清以伸其剛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公嘗自聯其堂柱曰雖不能笑比河清却也要人防路哭嗚呼公之存心可驗于此矣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顧山觀所傳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發一枝已巍然覆屋兵戈碎膽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己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壁間題詠甚多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與此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壺榼尚期他日到（到字予所改原本往字）斧斤聞說有人操叮嚀地主勤呵護莫遣靈根恨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迎送之煩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緩死僧強花立死比比皆然卽如勸忠寺之宋梅掩映蒼崖慶雲菴之垂絲海棠半天紅雨因茲遭伐予和一律答顧君之意兼爲寺僧解嘲遊人驚目云園說昭明植甚眞孫枝猶見昔時春廢興一物非無數呵護千年定有神狂客醉呼湯般若惡奴狠踏瓦烏鱗激成斫伐由吾輩莫怪山僧太俗人

予入楚界泊舟道士洑有山突然下臨回溜士人曰西塞山也江流自巴陵會洞庭諸水下至武昌會漢水將出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故名西塞後閱陸放翁入蜀記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不知志和浮家泛宅于茲謂之閒乃吳興西塞山也放翁不知較量此類尚多

武昌負山帶江對岸卽漢陽城城趾插入江溜武昌城西門卽黃鶴樓在黃鵠磯上漢陽城外大別山則晴川閣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袁中郎云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予登其上一望瓦礫山童地枯唯江濤日夜悲鳴而已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粘晴川

閣

張獻忠破武昌。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江水斷流數日。慘哉賊也。然賊獻亦有快人處。其破衡州也。有游僧百餘來投。願入夥。獻忠曰。我輩勢成騎虎。爾既皈依淨業。又何利焉。亦擁入湘江死之。

廣寧既失。遼東險要盡去。議築城。大淩河當其衝。僉舉祖大壽往。板築未完。大兵已迫城下。吳襄擁救兵不敢進。城遂陷。大壽被鹵。某王知其世將。甚重之。與之鑽刀說誓。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大壽進言曰。某守錦州。妻子俱在。願歸舉城以聽命。某王大喜。命餞其行。其下諫不可。曰。吾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大壽既行。懼其追也。由他道疾驅。果追之不及。既至錦州。會衆議。其弟大弼先鎮寧夏。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大弼醉。拳毆承疇。被疏罷歸錦州。乃謂大壽曰。吾屬世受國恩。奈何獻城。□□遂定城守計。而飛章上聞。□□大至。圍未合。大弼欲乘其未定衝擊之。大壽曰。吾衆少。藉以拒守。待救兵。此萬全策也。兵不果出。圍日急。朝廷命洪承疇爲經略。簡九邊十三路大總兵。督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大兵□□圍錦州已三年。聞之□□將解圍去。輜重先發。承疇兵至。營于呂洪山。某王登山望其營。謂左右曰。彼以數十萬衆而團聚一隅。可破而走也。乃伏兵于南。而英王率銳騎直衝上山。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列火器。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百發不絕者。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下馬肩開其柵。卽馳入。火器皆不及發。營中大亂。承疇皇遽不知所出。謂諸將曰。若自爲計。乃各奔。吳平西將從西大路奔。所親柏總兵曰。大路烟起。必□伏兵也。盍從而南。南則寂然。平西曰。君未悉敵虛實。乃俱西奔。奔而南者。遇伏多死。獨二總全部歸。柏乃服。大兵鹵

承疇去。承疇愛將曹燮蛟從至淩河。謂承疇曰。可以死矣。承疇不死。燮蛟乃扼吭而死。燮蛟西人。文詔姪也。驍勇能臂上過車。在關西殺賊有功。爲承疇所親愛。常與人博。以乘馬償所負。承疇爲贖還之。城中聞承疇敗。皆喪氣。大壽自刎。衆救止。某王曰。若以城下。予不若仇也。及開門。待大壽如初。白眼狂生曰。承疇竟不知兵。當是時□□□□□□□□□□□□兵出山海。竟渡山坌。直指瀋陽。置兵死地。則人自爲戰。□還兵自救。則據便地。設伏以待□。則□□□□遼地可復。而錦圍自解矣。卽不然。以我銳師鼓行而前。□□□□內外合擊。□將奔走之不暇。不知出此。聚數十萬衆于一隅。立柵置礮。示之以弱。自敗而後人敗之也。乙未。承疇經略雲貴。駐節長沙。閔傳爲定國所獲。予獨以爲不然。人問何以知之。予笑曰。以醫知之。語云。學醫人廢。又云。三折肱知爲良醫。遼左之敗。兵將俱盡。身復被擒。人廢矣。肱折矣。學至於此。醫必良矣。客笑而退。

承疇蒞任未幾。李定國攻圍肇慶。林、李、劉、謝四將。兵出辰州。承疇使遊擊彭世麓、知府張雲龍、脩造長沙城。加高數尺。催督至再。後聞定國敗。始下令罷其役。昔子常城郢。沈尹戌非之。以爲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幸而敵人無遠謀耳。使知承疇懼而城潭。定國出兩廣而可望督精兵順沅而下。越洞庭、泝湘江。焚舟登陸。據其腹心。則支體自解。□□□□□□□是一舉而湖以南去矣。由是觀之。承疇雖人廢肱折。而醫猶然不良也。

梁谿馬君常先生。死甲申之難。二妾皆從。吾邑黃介子先生以詩弔之。恭惟甲申歲。三月十九日。思宗烈

皇帝聖躬祉稷侍臣誰死之吾友馬文節嗚呼此一時天崩厚地裂羣盜胡爲者末微同蟣虱出沒不可常隨風恣飄忽兵法故茫昧所長惟閒諜詭稱仁義師黔首爲誑惑守土乃倡逃甚者或從賊秦關天下險鳥鼠于焉穴塵沙暗汾晉頃洞連王室翠華恥蒙塵蓬跣誠激烈煌煌念百姓千古悽以惻未是無心人誰能不沾臆有軀皆可捐況乃蒙祿秩人倫靡古今天道有順逆生者牛毛繁死者麟角特靦顏人世間多至千三百殉君十數公文節蓋其一自傷忝侍從羣盜至此極主辱臣罪死主死臣敢活五拜十號呼一叫再流血平生簡書畏命畢猶奉敕不獲把天衣生與堯舜訣庶幾帝左右仍載螭頭筆轉身南向拜哀哀孺子泣豈不懷老母王事有倉卒累月書信稀世梗道途澀從今遊子魂遄號長遶膝老僕牽衣諫忍志倚門夕慷慨語之故忠孝本一轍臣節既以虧子道亦云缺矧予太夫人匪伊常情測顧爲謗也母軾母常教軾去去勿復言吾從朱絲直侍妾羞瓦全即時碎雙璧聖母偕聖君爭光日與月烈女殉死士比潔冰與雪人生無百年均化爲異物流芳與遺臭顧所自樹立寧無切雲冠俛焉愧巾幗誰哉著柘黃羣然舞袍笏或出自西門低頭氣塞默耳畔笙竽吹眼前杻械列出其東門者揚揚甚自得騎馬類訪官逢人卽嗔喝明徵埋浩蕩高雯晝昏黑識字徒羨新翻笑死者拙一朝爭勢改神器正南國至尊念公詩涕泗衰衣濕易名不須臾千秋許廟食當時反側子翩若猿猱捷身解完肌膚重足草閒匿驚魂飛不定悲風謂鳴鏑辛苦賦歸來疎網復見及乃知物性異貞脆莫能奪君親值兩難壯公臨事決天柱未應墜地維未應絕安得不生公砥柱此蕩滌浮萍鄭廣文茂松蘇司業天寶耆齊名靈武遂區別宿士磷

且淄使人疑翰墨自公騎列星斯文獲湔祓側聞旅櫬返願言與執紼幷執孝子手少道撫孤責其如衰病身伏枕艱難歷上感先帝逝遺弓委荊棘下憫萬姓冤莓苔生白骨中痛吾友朋尸冷膺內熱大慈尚戴天夜臺未交睫商雒行人少青徐去鳥疾遙傳幽薊閒□□□□盜賊鼎中魚咸秦猶伉息願言行荷戈介馬夜馳突力每與願違飄零慚管葛徙倚日云莫慘淡雲墨色霓旌閒翠羽快劍森長戟倘是先帝游我公扈清蹕

王雲岡鎮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變兵至城下死於弩者無數城破逸去王善製弩有求弩者相其人材力所宜授以弩幷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發百中不經指點雖得其弩無用也有人受其弩與法發不准請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屬一撥之閒其人乃悟唐時潤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

陝西同官縣壁杜子美曾題詩其上今止傳二句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同官鄰白水定避祿山亂至其地者此雖吉光片羽要當表出與世共寶之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歷安仁、貴溪、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鎮將者河南人日率健兒入村落繫鄉民以歸指爲山賊屠掠殆偏廣信一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余以業鹽持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呵者入貴家大族皆閉門團坐待死得吾升粟抄鹽則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急去時

甲午八月。

康副將移鎮袁州。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因謂之曰。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可自言。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皆令治裝上轎。發三十里。封刀授健兒。取首以驗。

登州徐偉明末起兵。據有其地。時左懋泰亦起兵萊州。以故紳自雄。欲部署偉。偉不爲下。因圍之文登。偉急。請救于青州。一寨主雅與偉不相知識。即選壯士六百。晨夜進。直薄懋泰壘擊之。懋泰十萬衆皆辟易遁去。

梁谿鄒公履。放誕自喜。詩與字皆奇妙。嘗製紙衣冠以標異。其父學憲公。造園惠山下。橋于溯上。榜曰墮履處。蓋取黃石試子房故事也。後公履爲人所殺。屍正棄其處。

隴頭流水歌。古詩中僅傳其隴頭流水二絕。予閱鞏昌府志。得一首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得語。舌捲人喉。妙過前篇。而古本不收何也。

祖寬夷種。幼爲祖大壽所得。使之牧羊。羊數百羣。終歲無一失者。及長。驍勇善戰。大壽嘗獲敵俘問□□畏我否。曰不畏。然則□孰畏。曰畏祖寬。

大壽守錦州。城陷被虜。其子二錦衣在京。懼有不測之命。遍兌黃金賂周延儒。問以保全之策。周俛首數日。報之曰。得之矣。請纓可。時闖獻熾甚。遍蹦中原川廣。上日夜焦勞。思滅此朝食。而當其任者。輒遷延推避。聞此大喜。如其請。周之善揣摩君心者如此。

江邑城破。後人見萬壽岡上縛一婦人。被叢箭死。予友湯伯蕃作一詩弔之。有意求全不自全。牧羝蘇武反安然。未知當日將何法。激得驕兵箭上弦。

邵武公徽人。賈吾邑。有膽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發二矢。連斃二人。回顧無一人在者。因反走。後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羣噪而下之獄。城守事急出之。併力堵禦。大有功焉。城破被獲。不屈而死。

鞏昌府城西七十里。有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五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歷末。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爲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資興復。故迹煥然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東出夷齊西遯。理蓋有之。予錄其文。以示好古博雅之君子。惜其文未遒。欲稍節之。未能也。首陽山。其名最古。中古以前。一首陽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岳爭高。然語不著所在。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蕘聲傍影。指點紛然。說文以爲在遼西。劉延之以爲在偃師。馬融以爲在蒲阪。方輿勝覽以爲在隴西。曹大姑著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崇祠失于考據。斷以河東蒲阪者爲是。卽其地祠而祀之。今相因弗絕。觀場者翕然信耳。以爲此卽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楊子曰。河東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爲是。曰。隴西者爲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證焉。夫考古者。唯經河東。首陽不經。見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閿鄉原註。山在蒲阪。止名

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阪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阪者果爲首陽。何爲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惟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誤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簡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爲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注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度之曰。卽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爲首陽耶。不核實以證誤。而反曲解以就舛。宋儒之陋。何可據也。書曰。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今首陽與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經孔子手刪。計必不誣傳爲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舍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證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不嘗辟紂乎。不居紂土。而居北海之濱。意在遠引可知。茲既以恥食周粟而去。則周地何處非周粟。亦必遠引其心始安。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辟周而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與粟奚擇乎。此不通也。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于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尙未入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證也。又徇名者責實。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是明言山爲西山也。蒲阪之山。何所據而稱西山。堪輿大勢。太行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阪爲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登歌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證也。又論名者稽義。山名首陽。其義何居。以居羣山之首陽光先被耳。蒲當輿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卽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發源爲雷首。中條起處爲首山。於

首陽無當也。天下之山。自昆侖來。在北戒者。隴上諸山爲頭頸。終南太行中條值胸腹。醫無閭爲尾。隴西地高山峻。與東海對立。相望曜靈出海。陽光首被。斯命名之意也。又一證也。又聞聲者稽實。夷齊採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阪首陽薇所不產。每致祭則取于他所。後來好事者。每或移植之。亦復不多。地氣然耳。隴西薇蕨。徧滿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且儲以禦飢。賈人轉販江南京師者。皆隴山產。又一證也。且其地原有二賢祠。今雖頹廢。而雙冢屹然見存。夫是數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況歷歷若此乎。祇緣近代以來。隴西人文湮鬱。著述鮮少。遂爲河東摟取。更千百年。人無拈出者。夫摟不摟。亦何傷忠孝節義。天下之公論。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猶比鄰。河東隴西。孰非我闥。在此在彼。豈暇深辨。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妥。神常求其是。二賢之神。遊于隴西。今時之祠。舉於河東。謂二賢入周畿而歆之乎。是當千百載猶飢也。可哀也。當道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之河東。世世不絕。俾二賢者。生雖爲殷周之餓夫。沒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則二賢之心。自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區所以致辨之意矣。

予寓居陝之三原。自冬徂春。與揚州崔闇修唱和甚多。雪中和東坡韻。分得八首。其春初詠雪二首甚佳。予不及也。連翩簷底避飢雅。萬里塵飛碾素車。夜半黑窗疑映月。春初枯樹忽開花。壚邊犢鼻難收市。江上漁蓑不返家。最是客程愁欲絕。行行迷失路三叉。百草萌芽出地纖。東風舞雪減威嚴。開懷共擊烏烏缶。撥悶還歌昔昔鹽。萬里逕平封蔀屋。千山頭白擁樓簷。只憐鄰婦慵開鏡。抹粉頻呵凍指尖。

秦中梅花絕少有一種梅瓣而桃色者曰山桃花亦開在春初雪中豔甚故予和坡韻有山桃寒重亦能花句昔戴文進寫紅衫釣雪圖未免著意惜不見此天然妙景也

無錫華鳳超以部郎家居大兵下江南即閉門不出已七年矣其從子婿偶一登堂鬢髮宛然爲奸人所首撫院下縣捕之時傳聞甚悶子姪勸其薙髮以免禍不聽縣官捧檄至勸其少薙即可報命又不聽方巾便服隨至姑蘇撫院姓周雖暴頗訝重之傳令薙髮相見出纓帽□□并薙具至客館終不聽衙卒擁之入脅之跪不可擊碎其膝下之獄解北死其從子聞一慟死息痛夫亦自經矣

李定國始封秦王秦王孫可望所欲封者也怒甚入朝詰讓者使人刺殺首相嚴于是秦王歸可望而定國改封安西矣定國兵三萬頗精練盡心于永歷可望則擁三十萬衆常雲貴之門戶有逆意甲午冬永歷密敕定國來安隆護駕中途爲可望所獲可望又怒甚僇大臣數十員兵部雷振福憤其跋扈疏其二十四大罪上之歸而自縊死先是壬辰春永歷大舉出師兵分三路可望出辰沅定國出桂林撫南王劉興秀出保寧可望破辰州止兵不進興秀爲平西所敗死者萬餘遁歸成都獨定國銳甚定南王孔有德遣驍將率師禦之一軍皆沒有德懼議明晨出兵扼險以待而定國已至城下城中將士有應之者有德倉皇自焚死部下皆爲所鹵定國下全州長驅直抵湖之衡州府衡州鎮將續順公沈永忠有兵三萬聞定南王之死也棄城宵遁長沙撫院金廷獻扁舟載其家屬出洞庭沿長江至鄂州避焉于是監司以下遁走一空兵鋒未及千里無人矣定國駐師長沙半載日俟西師無應者兵遂不敢下當是時永歷孱甚

所餘彈丸地。人皆輕其一綫。不虞定國之銳也。皆大驚。□□□□會恭順王率大兵至長沙。而定國亦以孤軍老矣。旋而南。恭順勇悍。追至衡州。定國伏兵裹薄。聞恭順猛追不戒。卒中猱亦。□□□□□□□□一云。定國已下桂林。抵衡州。定南王自東越入。復桂林。將絕定國後。定國聞之。卷甲而旋。一晝夜行三百里。桂林之北有嚴關。爲控扼要地。有德將發兵守之。則定國已踰關而西。去桂林不遠矣。有德有驍將。素所恃。遣禦定國。定國大破斬之。乘勝攻入桂林。□□□□□□□□□。

明春。予至楚。長沙人皆言定國兵律極嚴。駐師半載。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輸買。定國所將。半爲玀猓猺狫。雖其土官。極難鈐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予又聞。癸巳。定國復攻桂林。廣南出象。古以之戰。定國以之攻城。桂林城門爲象坐開。城中皇急。以火禦之。得不破。軍營城下。營中寂然無聲。明日。銃三聲。師盡撤矣。城中猶不知。二日。發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馬。紀律如此。可稱節制之師。故能以三萬之衆。出入兩廣。長驅千里。□□□□□然恃其材武。連年攻戰。不休。有敗道矣。此兵家所戒。而定國不知。何歟。以古論之。定國其姜伯約之流也。天不祚漢。伯約何爲焉。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略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狅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間。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線伯。有總督。兩鎮督撫標下。及各鎮將。皆不敢進。會朱馬喇統□□大兵而南。原議贛州養馬三月。朱老將知兵。至贛州。聲言養馬。而陰選勇士。□□□兼程抵新會。襲破山口守兵。直臨定國營。連戰二日。定國大敗。

時定國營駐柯江北使周金湯高文貴合師營江南金湯見定國敗燒營夜遁定國麾下死降殆盡餘不滿五千朱合兩廣之師追至湯園不能得定國而還

戊戌夏每夜村落有怪如貍入人家作橫爪利甚專傷婦人家家鳴鑼聚守徹夜不寐由武進而至無錫與予邑月餘始息偶閱朱國禎大事記萬歷壬午湖州烏鎮亦見此怪每夜火光逼燭中有甲士揮戈狀鄉民呼嘯啼哭聲震天經旬廣數百里有黠者見小舟中有人翦紙作人馬長數寸報捕之隱形矣嘉靖三十六年亦然自杭州過紹興直至寧波有黃冠賣符於市捕之其妖乃息

劉振凡先輩博學善劍舞爲人剛直有戇趣爲諸生祭酒三十年餘及貢而卒常訪友人方克敬值方繞堂念佛呼之不應乃連呼十數聲方怒曰何疾遽如是曰吾呼汝十數聲而汝怒汝終日呼佛當何如方亦爲之嗢噱君之淡宕詼諧皆此類也

楊中湛爲部郎鄉人有以白糧役至京者叩門求見中湛欣然具酒醴召諸鄉人宴待之明日令長班持帖往各衙門代爲輸納事畢不費一錢後曹子玉在部役者希風往干子玉授意收糧官身爲之居間中分所勒且陽示德色而迫其酬金鄉人大窘稱貸而歸數年償之始足即此一事而二人之居官可知矣

淨慈谿堂和尚工詩與書畫性喜游覽嘗畫一漁艇于竹樹下曖曖漠漠烟水一灣題一詞其上來往烟波十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兩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聲初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青山響

駱學使騭曾歲試予邑童子得黃子心卷喜甚拔置第一子心方垂髫其尊人則邑中名士介子先生也

駱公因以孫女配子心。成婚之夕。燈燭交加。自學署接其舍焉。亦一時風流佳話也。

江邊鵝鼻山下。有迴溜。秋風起。鱖魚下。操網于此。比他處利十倍。相傳東門外秦氏祖。與人爭此宕。官不能斷。乃熬桐油置銀錠于中。約曰。能赤手取者。世有此宕。秦氏祖欣然下手。銀起而手隨隱矣。迄今爲秦氏世業。人莫之奪。

楊閣部嗣昌之討賊也。天子御平臺作詩。寵其行。所以屬望之甚厚。楊亦慨然以滅賊自任。時闖逆縱橫陝豫。獻忠鴟張楚地。曹操過天星關索出沒兩川。其他股落尙多。楊開督府襄陽。三年闖陷汝雒。操破川中諸縣。我兵猶然尾追。圍聚一隅。而獻賊由間道以十八人襲破襄陽矣。跡其致敗。蓋有由然。觀萬元吉之序籌軍錄。可以見當時之失策云。元吉幼弗敏。軍旅未學。武陵楊公。授鉞專征。急于將伯是助。己卯十一月。自襄陽遣一介至永州。持郵符見辟。予封還郵符。辭以封疆大役。不敢冒昧嘗試。亡何。楊公悉索見任。閒廢多人。列疏上請。乃命元吉解永陽司李。量以評事護軍。仍有旨勒限赴任。先是楚直指楊公薦余考選撫軍。方公薦余堪任武昌兵巡。兩疏俱下部。楊公銜予封還郵符之嫌。欲示裁抑。故其題疏云。臣在京在外。諮訪才能。稱本官堪任監軍道者十人八九。但推官資淺。遽難陞道。亦乞加部寺一銜。赴臣標委用。蓋明破武昌兵巡之薦也。予念楊公之辟可辭。君命不可避。引往役不往見之說自處。于是以庚辰閏正月。自永州募湖南殺手以行。湖南殺手精者善用鈀頭。鈀頭與旁牌相類。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持。能支敵馬與箭。我兵鎗弩。藉以爲捍。曩戊寅歲。臨藍寇起。合兩越虔南之師討平之。黨羽實未能盡。至是俱願

充督師健兒。以示滿雪予捧督師檄。精簡嚴核。得一千七百人。餉犒訓練。必躬必親。從衡湘。泛洞庭。泊荊沙。所至秋毫無犯。三月之望。楊公劍節抵荊門。點閱當意。所用金錢。悉具疏奏明。予以是役。始得識楊公而公詢人才孰可用。予舉成御史寶慈對。予與公初相見。不直則道不見。故且直之。公亦改容聽受。但不能實見施行而已。四月。從公駐夷陵。蜀傷單薄。警報狎至。聞公有憂色。予上書勉公。親詣夔門。大振軍聲。適公枉顧。屬予代行。且齎御前賞銀犒閱。予以五月初三日至巫山。曹過七股。亦以是日破大昌之巴霧口。直犯夔州。山背會秦師賀李二副將、楚師張副將、及汪參將。各以追勦獻逆。麕集閭縣。予乃冒洪濤。以一葉試于灩澦如馬如象之時。兩日夜至夔。與蜀撫郤公檄。催主客兵迎敵之。蜀中主兵素有名。浸假濫觴。極脆不可恃。又多子虛。見敵即却。幸賴秦楚各將。夾持互用。曹過七股。先後俱殺。轉折入楊公十中羅網之內。曹過之爲賊也。雖號稱七股。惟操老而猾。過擁衆稍多。二雄氣力相倚。在上下田涂諸壩。爲我所逼。欲返楚中。時值巴霧水漲。不能渡。遂閃我兵空處。復突夔之半耳山。犯下關城。予與郤公守東門。嚴檄各兵。分走開道。出賊前阻賊。秦將賀李。由原路堵夾山關。楚將張汪及主兵。由雲陽堵淨堡江口。曹將在下關。因酷暑人盛。山谿奧窄。議以兩路取道至開甯會師。曹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鶿。爲賀李連敗于馬溺溪。遁轉大甯之小嶺子。過天星率關索。偷渡淨堡。楚將及主兵追至新寧達州屬北之。過天星與予所遣降將第國安洒淚乞撫。猶豫未果。然予閱其來稟語。反正之志甚決。上書楊公。屬左師迎機解散之。二賊卒降。今降將惠登相、王光恩是也。初。獻逆自瑪瑙山敗後。精銳一時瓦解。止攜驍騎千餘自

隨逃楚與歸間予在蜀追殺曹過上書楊公宜乘其新敗屬左帥及京楚各兵進師合圍楊公爲山寨諸生所賣外以一二零賊報功而內輸兵情于賊且待鹽米零雜接濟挾其重貲賊以此得休夏山中養敗爲銳有聲十萬黑雲祥者自歸州就撫部下諸賊多抗暴不肯附復相率而投獻逆黨與楢衆歸巴將士更以輕敵挫衂獻逆遂得進據蜀界將圖闖蜀蜀主客兵盡往開達追殺過關撫軍止遣孱旅三千人付予鎮夔門曹秦五股潛據大甯獻逆復窺蜀界予百計支吾遣降丁入曹賊營招降賊約入楚親詣楊公乞撫然操係老賊香油坪之役戕殺楊羅二將疑我不赦適京楚兵在豐邑坪搗賊得志小秦王金翅鵰諸股相率投降曹賊見事急遂與獻逆合夥牢不可解矣二逆既合夥闖蜀之志益決蜀主兵分守隘口楚兵張汪二將自巴霧口營土地嶺日待賀李分道進攻賀李諸部皆降丁雖驍勇能殺賊率進止自由不可繩以常律賀在開縣報推平賊將軍復報留左供職先是楊公入軍時因左帥戰沒關防請上鑄平賊將軍印佩之後以左倔強密白中樞用賀代之既而左帥有瑪瑙一捷又極爲諸降所擁戴楊公度未能動復飛章留之改賀另用當獻之敗也使得一大帥秉執忠勇倡衆先登可以縛渠生致闕下乃左以推新懷鞅賀以留舊灰志是以一平賊印而失兩將之歡心也故賀李之兵自開縣噪還予百計爲楊公畫策終不可挽請公以強兵一旅自蜀壓賊書十數上不聽張汪兵僅三千新增胡總統所募三千皆市人驅戰在土地嶺月餘賊窺我虛實竟爲所敗予猶率將士臥薪嘗膽代蜀守隘與操獻對壘而營多遺降丁招降操賊獻逆恫疑遮曹賊恐降以故不敢近予所守隘口乘馬渡無備遂襲破之馬渡將破前一

日。楊公親詣巫夔督勦。予力勸公攜左帥自隨。以盡賊爲主。先是操過二賊最相親。比過就撫後。獻逆日令人恐喝操賊云。過某雖降。閙部已解京獻俘矣。若楊公肯依予說。攜左帥自隨。使過某于陣前招降操賊。操賊必降。則獻逆自孤。楊公以爲賊必入秦。止阻予往巴。達選銳尾擊。欲身督左帥回楚。辦狪革。及賊已渡昭化。踰劍閣。直犯川西。予又力勸公當用勁兵遏賊歸路。用主兵護守西南一帶城池。而用奇兵逐賊。使不得安坐飽食。書數十上。皆不報。及予兵抵安岳。聞客兵皆深入內地。擁擠一隅。歸路盡空。再上書條畫。力言不可。公批答悖牾。予自是矢不復言兵事。已心知賊得勝算矣。賊走瀘州。止有一路出立石坫。可從北潰。予方督兵遮擊。不虞秦師于小市廟隔水而陳。致賊折回原路。予聞訊。卽欲取捷道。仍扼綿潼。楊公日飛檄束縛諸將。以爲距賊不宜太遠。諸將嚄唶。計無所出。咸相約尾追。又予所監猛帥舊部曲止六百人。借用左帥降丁。皆驕怯不用命。逐賊四十餘日。至開縣始及之。猛帥及劉士傑先以百人挑戰。賊勢披靡。會日暮雨作。諸將皆恇懦。兵返走。前隊爲賊所繞。猛帥元子劉弁等俱殲焉。聞楊公至是亦悔不聽予扼歸路之計。然已無及矣。我兵以辛巳正月十三日。與獻操開縣交戰。十九日。闖夔山之天羅寨。從夔城上望。賊騎歷歷不滿數千人。初。楊公報賊入川西始反。前令調左帥夷夔迎勦差使。有某者紿楊公曰。左帥已至漢中。既慮已言不實。又紿左帥云。賊必往漢中。于是左帥自襄陽往。楊公調兵之使凡十九遣。聞左帥云。昨歲若依督師令。反旆興安。瑪瑙安所成功乎。其往遂決。以故左帥入漢中。賊出夔門。若巧相避者。楊公所攜多川湖步卒。皆落賊後。襄陽守備不設。二月初四日夜。賊哨報數十人襲破襄城。襄城

人盡逃。越兩日。獻逆馳至。襄國主遇害。遂由白馬渡而北。蹂踐中原矣。予以正月十七日。單騎至夔。遣人至開縣敦趨猛帥收召敗卒。來夔扶傷弔死。以厲忠憤。將背城借一。廿七日。猛帥與楊公悉至。二月初一日。楊公更屬予監川湖兵三千。下荊沙護藩。三峽石尤大勁。以初九日始抵沙市。卽聞襄陽之變。十七日楊公亦自夷陵放舸抵沙市。覓醫于荊南巡使者。至廿八日。疾大作。予與道府入視。勸令及早部署兵餉各務。且引古人連呼渡河之事相勗。公重裘圍爐。目視手顫。卒不發一語。三月朔日。長逝于徐宦之別業。予身任護藩。慮公逝後。軍中必有變。用矯詔故事。代爲收拾一一。繕疏上聞。華容孫中丞嵩齋。以書白予。謂楊公盡瘁王事。例有遺表。應使宜代草。爲黃官端諸賢請貸地。予答孫公云。公病篤時。某力勸公子。以此啓公。公寂無一言。若今捉刀爲此。此豪傑所爲。非先師勿欺之義也。初六日四鼓。公圍隨遂丁勾黨潛謀。縱焚稱叛。予急就猛帥。遣健兒盡數收捕付誅。藩封以甯。幸得免于襄陽覆轍。猛帥力也。公未逝時。寧夏兵三千。奉旨入蜀協勦。衆議以猛帥麾下無勁卒。屬予力額公。選調秦楚。付猛討賊。及公逝。衆又屬予暫止蜀界。已經題知。而蜀撫廖公。具餉爲艱。急欲遣之出疆。予更謀于楚南臺。使令就鄂中。與猛合營疏請。此督師標兵。例加月餉有差。條畫甫就緒。而先太君凶聞至矣。先太君產自楚。聞方公薦予分泉武昌。欣得就養。後見爲楊公所懿。倚閭過切。感疾不瘳。不孝之罪。尙可勝言哉。尙可勝言哉。自念予生平有介癖。不能擇官而居。猥以十六年司理止。因封還郵符之嫌。監司一席。巧相奪之。彼軍前蠭蠭。無官而有官。有官而速化者。其資俸淺深。爲何如耶。然予既以身許封疆。自分吾守吾拙。恥效營進。老杜出塞詩云。衆

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聊用自勉。至于有謀必告。有告必正。明知枘鑿。終未忍泄泄以誤封疆。瀘州報捷。楊公借口未遇賊見糾。鐫級戴罪。雖予昧不可則止之戒。爲是爲非。公道終當在人也。謹搜軍中管窺諸稿。摘其要者。按月分彙。梓成一帙。以備憂時者采擇焉。辛巳中秋日。南昌萬元吉題于苕次。

予邑顧公諱言。爲南昌守。宴劉大將軍綎。酒酣問劉。聞公袖箭。命中而發。何其妙也。劉言此應急之技耳。公欲見之。請一發爲公樂。因移坐前軒。使人掛一銅鏡于坐後數十步。劉左手持盃而右手發矢。向後擲之。矢矢貫銅鏡而出。十發無一失者。昔蕭摩訶善鋘。齊西域胡幷大刀十餘人出戰。摩訶鋘中之。遂大敗齊軍。公之袖箭。蓋鋘之遺製也。

江邑破後。學使署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屍影宛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聳然。昔永新趙烈婦死于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尚抱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

金道隱。諱堡。庚辰進士。爲永歷御史。彈孫逆。廷杖數十。責戍金齒。時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林。脇啓泉降。不屈。同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許之。葬畢。即削髮被剃。僧服東歸。自號澹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司馬張別山。乃江陵之孫。癸巳予登金山。讀壁間詩。有無月可憐山是客。有風却爲寺留人之句。

庚子三月廿八初漏。有星大如斗。光芒數丈。燁燁射人。自東方移向西去。

戊戌春。予游虞山。程公弦出其先祖諱宗撫夷圖觀之。西南風景。歷歷在目。蓋其時孟密與木邦爭地相

殺。朝命公往勘。因從書工往。備寫一路山川。及夷人風俗。每寫一處。公卽題詩其上。詩頗淸佳。而刻本往往點竄。不類圖中所載。俗筆誤人。可爲三嘆。

孟密本屬木邦宣慰使。成化十六年。孟密侵木邦地。請徑屬藩司。內閣萬安欲許之。二劉執不可曰。此周天子命三晉意也。士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乃卽家起公往勘。公兩度南牙。撫定而還。南牙、山名。夷中之極險者。昔郭定襄登從王驥征木麓川有詩云。險障南來獨滴牙。天分夷獠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毒霧瘴烟相映鬻。鳥聲人語共咿呀。停驂每勞征南士。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爲宣慰。故論者謂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復開諭爲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予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崧以義聞。常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畏也。盜曰。予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崧非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道途間相識如舊。嘅然曰。吾當保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且夕。不許。陸懇請。雖死不悔。縣公亦爲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崧。過十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衲絆賓崧。日輪一人。徵妓歌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賓崧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盜適至。賓崧呵之曰。何不養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此。

靑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磊南下。左右幕中。磊至淮安。劉澤淸謀奪其兵。使所親柏

總兵陽爲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東予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題函谷關詩有云二陵風雨天連晉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膽智欲一暢其所爲悉不就秦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鄠時流寇遍關中焚掠及鄠公聞警兼程開道入率民登陴賊中宵遁公憫小民望賊奔入城卒膏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寨六十六所每堡選參謀團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堡得義勇三百月三操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四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覘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鄠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擾其爲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逵令樂安預築城浚隍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竇僅容一人執刀俟餘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後人作詩頌逵以顏平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令公之此舉比于樂安計畫愈周規橅愈大矣

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爲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吾邑大酉山人徐益工詩書喜吹笛家貧饘粥不繼不以介懷常臨風按笛而妻曰瓶粟罄矣笑曰粟罄

何害。悠然數弄。洒洒如也。尹澹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酉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不衰。其山水落落數筆。傳者絕少。蟹則人家多有之。今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東鄉顧玉川。偉面長髯。如世所畫羽人劍客。善走。能日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憩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昔王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 天香閣隨筆卷二

有姚姓者曾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太平扼之前鋒爲左所敗得功怒呼酒飲三椀一馬直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得功踹入營門大呼黃闖子來皆大驚捨擄後騎亦至遂大破之憶前歲遇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養威重聞敵先股戰甚有以金錢倩予代行者其言如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爲名馬賊懼甚急移諸將西堵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宣慰軍中責以社稷大義把夢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師爲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已進門而家人猶爭鬬不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闥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高傑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請兵南下而己爲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既渡河闖將黑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肘太行踵黃河爲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魯監國在紹興以錢塘江爲邊界聞守邊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後丙申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予邑有魯先王故長史包某聞王來畏有所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飲啓王與各官臨其家王曰將而費吾爲爾設乃上百金于王王召百官宴於廷出優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簾聞宴予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緊王鼓頤張脣手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須臾三出三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傞傞而舞官人優人幾幾不能辨矣即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又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予戊戌游山陰登西施山戲占一絕曰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送吳言戲而意則苦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六月朔鄭國姓舟師蔽江上艨艟鬬艦不下二三千直抵京口京口自張名振破後備禦頗嚴橫江架木起戰樓設大銃費數十萬盡爲國姓所焚乘勝營金蒜二山二十二日□□□□□□下潤城留周姓者守其地遂至金陵圍之分舟師上安慶□□□□□□七月二十三日城中覘其無備舉火焚其舟分門出死士薄之水陸營皆亂一潰竟下掠鎮江居民揚帆下海去時傳聞金陵已破予獨決其不然頗爲諸友訕笑後問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之詩不云乎遙望孝陵應有感會將大纛抵龍津龍津南京龍江關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龍津今至其地則其言驗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時題詠遂成詩讖予之此言謾爲不知者答耳其實予別有見也

貝勒軍下閩。鄭芝龍壁于險。使人暗約貝勒。請以閩封。已而開險納大軍。貝勒僞許之。誘執至京。國姓走下海。六年。圍漳州。衆十數萬。漳州韓守將徐州人。明末募徐州長鎗手三千征流賊。韓數有功。至是衆寡不敵。嬰城而守。以徐待救兵。總督張存仁救至。城中已絕糧數月。餘矢。救兵不滿三千。城中亦有千人。內外合擊。國姓數十萬衆。皆披靡大敗。八年。復圍福州半年。大兵至。復敗去。閩人懦。衆數萬。雖多、不能堵立。見敵皆走。安能戰。國姓乃以古兵法教練士卒。十三年。攻掠溫台。□□□□□□□□□會台州守將馬信與兵巡道有隙。捲衆歸國姓。國姓遂大舉深入。十六年六月。兵至京口。先攻下譚家洲。斷其截江纜索。時大兵雲集京口。堵兵登岸。國姓駐師江中。作欲登勢。大兵日夜提防。溽暑人衆。斂民家飯以給軍。軍士纔欲下馬息甲。江中戰鼓起。又倉皇上植。立苛日中。飢罷中暑。人馬皆病。二十二日。國姓整衆上□□□□□國姓分兵營蒜山。明日。□□□□□□□□□□□□□□□□□□□□□管提督西走。將撫院東奔。有某同知者。素爲鎮民所信服。一騎馳至城下。呼城上人曰。吾舊同知某也。來活汝一城人。城上人未信。免胄示之面。鎮江遂下。漕院兵至瓜州。又爲國姓所敗。脫亡無幾。并下瓜州。于是留周都督守鎮江。而大軍西上。周爲小將。戰於瓜州譚家洲。皆先登陷陳。足中矢不顧。由是拔爲大將。委以要地。國姓兵至金陵。三戰三勝。爲久困計。連結十三營。城中危迫。日夜催調各路兵。而國姓以京城在握。不煩攻擊。自下會軍中有得罪者。暗縋入城。告以某處營虛。某日卸甲。制臺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七月二十三日。乃分遣管大人焚其舟。而東西出兵分擊其首尾。戰酣。潛開神策儀鳳門。擣其

中堅蘇松總兵梁化鳳關西人以武進士起家知兵善戰諸軍戰久皆退梁將軍敗退矣望見火起知國姓兵有變復進戰不休先是梁將軍從蘇松來營于城東不知制臺計也制臺亦不告以故俾其一營爲餌牽制于東故西得成功焉國姓兵大敗走八十里始及舟而免斬其將三十餘員甘余二大都督國姓所倚皆被擒國姓遂收兵趨鎮江合周將軍兵慟哭下海去

偶閱常州府志見宜興玉女潭下載東坡調水符詩不覺失笑此詩乃東坡官鳳翔時遊終南山玉女洞所作讀其遊南山諸詩自見志爲唐公鶴徵與吳嶰治諸名公所修何憒憒也宜興志于蜀山下載徐孝隱于此貢所隱居者湖州之蜀山非宜興也循其名而不考其實修志者往往若此

熊廷弼督三吳學以威嚴御士士皆凜凜公見童生願考者不必待府縣試叩門而入文理通者即時送學否必痛責之每閱文至佳處連舉數大觥或拔劍起舞先是無錫鄒愚谷校文三楚曾責公數十公至首謁愚谷謝曰不是老師三十板焉有今日

永平道張公春□□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土地所產之食也吾當食每簋踞慢罵左右不能忍慫恿某王殺之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吳春

江西金王之變操兵而赴者日以千計不旬月衆至數十萬南昌城中街巷皆滿家有數人時李虎子攻掠東粵金聲桓欲開贛州以通聲氣會守將不從命乃率兵泝流往攻之贛州天險不能下聞譚將軍兵

渡鄱陽。乃返。初戰銳甚。□□□將其舟宵遁。再戰。金王大敗。譚將軍知其糧少援絕。乃結長圍。以持久計困之。城中百萬之衆皆餓死。

王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會勘事福建。至豐城。甯王變作。豐城令顧泌奔告。陽明乃返舟吉安。馳檄會兵。予以爲此飾詞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過十驛。若下贛江。過鄱湖。泝盱江或泝上饒江過嶺。下建江。迂曲數千里。若云順道杭州省親。不應先私後公。此必陽明往賀甯王生辰。適有天幸。不遇其禍。故爲此以自諱耳。究竟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甯王未反。則爲國藩。理當賀。既反。則爲國賊。理當討。各不相妨。諱之適彰私見之未融也。

予邑戚伯屏勳、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幷出。曰。吾爲王臣。義當死。不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先人于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燬。獨所書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

平西王次妃陳氏。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善歌者與居。家常十數人。日夜謳歌不輟。以此破其家。由是謳者不來。家居無聊。有一子甚慧。顧其女倩而慧。恆教之歌。蓋以自樂也。父死。失身爲妓。予邑金衢道貢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滸關。見之悅。輸三百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此貴人。縱之去。不責贖。金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既破閩賊入京。都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時平西入關討賊。苦形勞神。必報君父讎。以五千兵破賊數十萬于永平。連戰至都邑。疲敝數月

矣．至是賊走．復始解甲歡飲．有一夕之樂．見元豔甚．而音歌又精．獨數數顧視元．及元捧觴爲壽．平西前．平西連舉數大觥．是夜．皇親送元平西軍中．會平西鎮滇中．正妃貧于都．元獨從平西．寵之專房．元有數智．得家人心．皆畏而愛之．事事如正妃．平西移檄江南．爲訪其母兄．撫按下之武進．榜于通衢．旬日．其兄戇而村居．不知也．其親戚知之．奔以告．其兄不敢認．細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逡巡久之．爲衆人慫恿．乃敢自言于官．官發人夫傳而去．元聞母兄至．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髦年．見□裝飛騎至．已惴惴矣．及相近．元跳下馬．抱母而泣．母不知爲己女也．驚怖死．久之乃甦．由是不樂居府中．數請歸．平西乃厚貲遣之．先是□□□

順治七年庚寅秋。萊州總兵海時行反。率衆南下。總漕沈文奎拒之於河。賊不能渡。循河西走。文奎亦循河應之。北直總督馬文輝日夜調兵。自大名逐賊至永城。兩軍合。初戰。賊銳甚。兩軍不能當。督臺急自披甲臨陣。斬退走者。于是諸軍復進。殊死戰。賊竄。大呼請降。有高兵備者。單騎馳至賊旗下。受其降。蓋十月二日也。時祖公星岳改調睢陳兵備。歸永其所轄也。行至商水。聞賊將入境。留家屬於商城。兼程抵永。而賊已敗矣。督臺獎其壯勇。明晨。會衆官于堂上。召永城令楊祖南數之。將以軍法從事。祖南關中人。以甲科令永。賊去城七十里。與大兵遇戰十數合。砲聲震天。而祖南偵探不設。城守不備。夜半督臺叩城門而入。祖南猶不知。直至堂上。祖南乃起。督臺追賊墮河。衣甲淋漓。急寓公館。祖南乃引督臺遍民家問寓。督臺恚曰。此無學宮乎。乃館之明倫堂。由是大怒。幷罪及歸守王登進。諸人悚懼。皆無敢爲二人言者。祖公獨婉轉解救。督臺怒釋。乃舍登進而薄疏祖南。祖南得削職去。時行之未反也。河南人張明宇。流寓儀眞。賣烟糊口。有男子過曰。好大漢。乃如此終身乎。須富貴。可隨我往。明宇隨至江邊。登巨艇。見所謂某伯楊鯤者。給以總兵劄付。令往河南鼓衆起兵。期以十月朔。明宇至歸德。聚黨百餘矣。有老嫗于棉花田中拾一紙。持以示人。乃永歷扎付也。首之官。將密捕之。其黨有桑生者。獨與父居。訓蒙。精大六壬數。夜過明宇曰。事敗矣。君與我俱去。遲則禍至。明宇請待明晨。桑生乃棄父獨遁。夜半捕至。擒明宇。黨羽皆獲。桑生之父亦不免焉。丙戌。漢中鎮將賀珍起兵恢復。武天定舉鞏昌應之。合兵圍省城。十八日後敗走。天定奔歸永歷。

大同總兵姜襄反。榆林王副將永強。偕高名顯乘勢起兵。席捲南下。所至迎降。皆改官易冠帶。竟趨省會。至富平。卒遇平西大軍。出不意一戰大敗。追至延安。圍名顯于吳堡縣。三年始克。甘肅猓人反。勢甚猖獗。數千里響應。兵抵鞏昌矣。大兵至。戰敗。追至鎮城。竭力守禦。有麻將軍者。驍悍。披三重甲先登。遂克其城。

丙戌七年內。陝西三大變。聲勢猖甚。兼南北兩山壁險。觀變者尙多。陝西提督□□傅將軍。□□□□□以簡靜鎮物。故秦人雖狡悍。經三大變而本不搖。各省□將軍或三四年一易。傅將軍十餘年矣。

黃子明訪予綺山精舍。留詩僧壁。予歸過訪亦不遇。復緘詩寄予。前詩云。閒步山前意悄然。野花如綺似當年。千層石黛奇堪繪。百尺松鱗勢欲騫。樵笠遮頭衝細雨。佛燈分火試新泉。我來君往空惆悵。夜話何時一榻連。後詩云。蘭若幽閒到處家。相思遙望綺山霞。題名但見菖蒲葉。會面眞同優鉢花。知有新詩供獨賞。不將奇策向人誇。何當就爾談終夕。細指山陂與水涯。子明少擁萬金。頃以族難貧。釜塵瓶罄。幾于露處。呼租吏日夜叩門不絕。而吟咏自如。父子唱和。其堅忍有古人所不能及也。

湯伯蕃入山訪予。道得一律云。立春登峻嶺。俯視大江開。僧杖穿松出。樵歌過隴來。笠低雲氣合。屐厲鶴雛猜。怪道山中暖。溪邊先有梅。

祖大壽祖墓在寧遠。每夜有白氣二道起墓上。光燭天白。兵象也。故出將。大壽之父爲遼東副總兵。驍悍□□□□因名祖鷄鷹。言其勇而捷也。功爲李成梁所抑。不得大拜。今一門四固山公。外甥王。卽吳平

西也。餘總兵督撫以下。共數十人。富貴之盛。中朝無比。嘻。盛矣哉。予觀牧齋少陵詩箋。如寄韓諫議太子舍人張遺織成縑段。深嘆其好學深思。能得古人心肺于語言之外。至塞蘆子一首。未嘗不笑其謬也。蓋五城者。三受降城。定遠。彌娥二城。在朔方管內。卽今之甯夏河套一帶。張說爲朔方軍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卽其地也。蘆子關在今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河套內。與靈武東西徑直。若出太原。旁塞西行渡河。據蘆子爲中頓。進薄靈武。不十日可至。二崤。函谷界。長安洛陽兩京間。爲往來必由之道。時肅宗卽位靈武。收兵東向。進屯長安西。刻期收復。而祿山僭號洛陽。思明秀巖攻取兩河。我攻長安。賊必自洛陽來救。行在必蘆其從崤函正道而來。而不知由間道走朔方。出諸軍後。雖不救長安。而長安自解。何有於崤函哉。兵法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所謂不意之師。行無人之地。襲其空虛。傾其本根者。賊計狡。未必不出此。故公慮之尤深也。當賊克京城。隴右騷動。吐蕃生心。自景仙破賊。克扶風而守之。而後秦隴安堵。靈武藉以南蔽扼蘆關以抗思明秀巖。卽如守扶風以制山賊與昆夷也。此引之以證蘆子之要害。當塞耳。賊犯我。必兼行捷取。攻我無備。我防賊。亦當見可而進。事在不疑。故曰疾驅。故曰速如鬼。詩意甚明。而解者說夢。由不辨方隅。不知道理。不明時勢。不諳兵機也。

網巾之初興也。以髮結就。上有總繩拴緊。名曰一統山河。或名一統天和。至末年。皆以結髮。淺不過二寸。名曰懶收網。興亡已徵于此矣。是亦服妖也。

甲辰北門外有王姓者。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長二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

乙巳祝塘孔氏女嫁王姓者不半載月經不斷忽產小人一雙長五六寸許手頸互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言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崛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馮令士仁政不善有投匿名書者歷詆其疵疑爲赤文夜半點皁卒百人圍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爲巡撫僞爲同年子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爲儀觀談吐嵬雅張公不之疑晉接甚殷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彝鼎玩具書籍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家青油轎舉行李充途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刺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自京畿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纍纍列左右其僞書遍行郡邑不專藉張撫院也兵學兩憲駐節江城公文往來者先投至顧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漬待其墳起赤文則手裂之閱畢換封箚付之去若私書然其膽潑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赤文從之敗於吳江脫歸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士撫院士奇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甯發至錫邑怒驛丞之見緩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某廉得其僞見撫院言狀時敕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法

山西馮皋謨以進士令予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猺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皋謨入丁酉鄉簾老吏沈某爲富人趙通節緩頰再三皋謨遲迴上科事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

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馮而勢利所是。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澮。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

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脚。丁未。王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武進白土地方聚衆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夏曰。彼衆盛。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也。遂衝過弔橋。數萬衆皆散走。夏遂入。生長邊方。久更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回眺吟情遠。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脚玩乾坤。箇中撥動眞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酉山人題畫詩也。萬歷間。吾邑有滄洲詩社。社中如許伯清、張繡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望品致尤高。山人詩有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擲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遵湯。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曾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雅。錢牧齋極雅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岵望育葵同筆硯交好。丁卯鄉闈。兩人適同號。岵望書義三篇。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擲卷出。岵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晚得拔貢。未授職而國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

數千首。手自刪寫。付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閟不示人。將掩爲己有。若郭象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爲僧。號牧。其才與仲昭相頡頏。親侍密雲。爲其書記。後仲昭數年卒。其徒遠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龕。軒窗面面俯烟嵐。廣陵散絕冰弦七。欸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跏趺雙足逸。有時詩□一肩擔。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嘯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酌泉松際神俱朗。枕石山頭夢亦甘。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牧童漁父來山徑。暫拉風前佐塵談。

一几清風書數函。支頤無語對山南。才窮暫覺新情少。興至還將舊句參。研底九州曾履八。馬頭五岳已過三。太湖萬頃杯前瀉。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塵漠漠草毿毿。新綠殘紅自戰酣。莫嘆生年不滿百。祇憐春事已過三。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浸蔚藍。偶一卷簾輕燕入。若爲王謝語呢喃。

朱闌白版接青藍。花雨長飛貝葉函。鹿苑千門歸不二。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白合隨緣見。火宅還應作偈參。謾道綠豪妨白業。須知魯叟亦罹曇。

披裘帶索笑膚柑。牛馬隨呼應自甘。非陸非舟甯可二。爲稌爲阮亦堪三。鑿坏遁去今何敢。挾筴游來舊已諳。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騷壇法苑各分參風衰不礙苞成九龍臥何須顧者三寂寞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醒來多少塵勞夢剩得山泉似醴甘

蒼茫斗氣劍光涵秉燭宵遊不厭酣吐出英談頻捫蝨拈來險韻似抽簪莫云歲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唾壺缺盡氣難含摧折雄心鬢髮鬖旗鼓代興難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咄咄書空聊鼈息虛懸蓬矢號爲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爲態愛殺南宮拜亦憨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山村故事須妝點野草汀花滿鬢簪

天高晴影散層巒水石清芬似出藍祇任陰陽分甲乙莫從前後問庚三注爲泉竇猶嫌聒移向糟邱不耐酣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龕須彌芥子不須參營分星斗文成五蠹食神仙字有三閒處翻添閒事尤苦來祇覺苦吟甘題詩幾度勞相憶風雨牀頭孰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是璞曾經楚刖三越水吳山容短鋏方言鳥語入叢談花開花落尋常事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齊著東風草木酣琴咽水聲還五五屏移峯影自三三輕肥隊裏歡如沸粉黛叢中態

若憨笑我芒鞋無地駐好窮雲徑叩松菴
有客攜尊駐短騶薇香爭嫩好分甘行藏未許時人識風月偏宜我輩談縱飲莫辭杯罰百感時亦復鼓
撾三乍聽同學春飛捷不覺悲歌拂劍鐔
花閒臺榭竹閒龕百折逶迤放客參平樂按歌懽甲帳黑□移石動丁男傍潮拈出芙蓉九觸地能□島
嶼三落拓無錢難買宅借山還作住山談
元駒白鳥智光涵嶽瀆分條在一龕但向懽場屬害馬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
朽三烽燧九邊連九野樂郊謾說是江南
趙世顯沙河道中詩云蘼蕪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銜泥滑雞聲帶雨喧野童蓑當被草屋席爲門忽
覩汙尊飲猶思古俗存
德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下鑿石爲洞上鐫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爲積土所
淤萬歷戊子水嚙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滇水綠春風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酌歌相續
信浮沈無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梁谿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
友人處見其詩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季諸老詩如程自修歲月百憂集江山一笑歸
花鳥偏于前輩好江山更有後人哀如冉琇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殘年白山呈太古青如師嚴
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年涵養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愁逢魍兩可笑繫麒麟如汪涯掃空黃

葉晚風定。飛盡碧天晴鳥回。如皇甫子明社稷資高算。髭鬚近暮年。龍蹲虎踞江山大。馬去牛來社稷空。如魚潛兒子歌鳩鵠。幽人拜杜鵑。如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以涕淚爲詩歌。令千載後人歌哼不絕。

松陵沈自徵。字君庸。譔瀟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曲。極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君庸少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捭闔之才。游長安寒外。竟不得志而死。妻張倩倩。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貧。常于寒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闋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溼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墩庵。庵僧出八景圖示予。各有詩。乃大西山人徐益筆。予把玩不忍去手。又出半村袁文可君山雪霽圖。圖後書云。壬寅季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君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室、王雙江、卻繼崖諸子。皆疎放出羣。而起興賦詩。則予醉中不自量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閣。雲低雨欲來。山陰殘雪在。江暮亂帆開。直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關山。即古之清流關險阨。爲南北要路地。過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此。周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開道入。始克之。兩淮遂不能守。萬歷時。尹瞻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擎天一柱鎮神州。雨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自春秋。常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足生氂。朝野嬉恬。士夫玩惕。而尹君獨深憂若此。厥後盜賊縱橫。越關山而攻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知州

劉大鞏極力守禦城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薛有三齋頭出其高祖夏漪先生畫卷花凡數十種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丰神特妙同時鄧薇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容口觀其所贈長歌可知已夏漪先生神骨清曾騎獨鶴游赤城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霞生呼吸五岳飽元氣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匠往往歸天成楚畹之蘭湘江竹歲久無人間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一枝兩蕚開秋菊洛水還添步月魂女冠愛著朝天服縱横偃仰各盡態須臾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展卷忽令心眼開飛飛屋裏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濁心彷彿生塵埃先生定是羲皇叟古懷直造無何有落日相尋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羣仙坐覽八極周雲烟公還騎鶴我騎鵠招搖再踏蓬萊顛夏漪自題畫譜諸詩乍雨乍晴風力微山花溪花渾欲飛急走南鄰覓酒伴日日看花醉不歸太湖石畔草堂前昨夜新開粉牡丹露重曉寒扶不起一枝一倚赤闌干直與宮梅絶後塵雪霜蕤裏翻花新流傳不用重題譜已有陳王賦洛神水仙爲有豔陽質不爭桃李芳最憐飄落處還襯舞衣香分得猗蘭種春來自作花一清眞徹骨偏稱野人家梨花三月暮春水一帆高何處村醪熟輕舟且自操

江邑鄧欽文字徵父別號薇山先世自交阯來歸鄧其賜姓也詩倣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敏筆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

宦游以至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擩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鄧山人詩集。

尹澹如工書。喜以意爲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年。而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書不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盡爲奴。□□有盤曲如蛛網。□□橫拖學鼠鬚。聞說三倉無此樣。多應變體趙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樣付官奴。從君課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歷朝詩搜訪不獲。僅錄其所臆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册。字畫清勁。兼李北海虞祕書之妙。其小詩風雅有致。裴迪、錢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浮烟淺。蒼山溜影涼。清言不歸去。雲氣濕衣裳。崖崩吼雨瀑。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知是禪栖處。登君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暮天。春申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柏亭云。境靜憐樹靜。景少覺情多。遙憶空山裏。秋風吹蔦蘿。又有詩云。鳥語異之異。澗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煮山瓢水。杯傳雪竇鐘。問僧亦不答。更覓定何從。詩題云。蓬萊董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鐺。以石投之。飯熟矣。雪□□洞。惟聞鐘聲隱隱。予因賦之。又有詩云。萬竿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鵓鳩花雨韻。翩翩直與盛唐親。附記云。御史陳耕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賈人贈友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鵓鳩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別。爲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

失傳矣。特記于此。後余閱揮麈閒談載贈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子予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雖本于顧況。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而風味特佳。又嘆前輩愛惜詩文。不啻己出。急于表章如此。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達磨一幅。不知誰人之筆。衣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眞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充兼山八分書。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百出。其得四扇。傳爲寶物。後人求摹□□□□。西溪索爲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爲牧齋索去。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幷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虎償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由里郡入呂天策。則以爲尤里。王逢又以爲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里。名九里。或又以爲九里訛爲尤里。尤里訛爲由里。今按山半有鯉魚宕。是碎石結成。儼然無二。當以此爲游鯉。若以山之形勢如鯉。則不然矣。且源山須知云。山上觀音礪。遠望碎石也。如觀音雖其跡已泯。安知不因此而附會與。又山有白龍洞、太公望釣臺。俱在鯉魚宕之左右。此所以有游鯉之名也。

予邑沈騖。字飛霞。工詩。善飛白。以布衣游京師。詠虞美人草。一時聞動公卿。聞其結句云。却恨拔山人不見。託根芳草向江南。煞有唐人風韻。餘惜忘之。

平涼趙時春。貞女節婦解云。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雁。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庶母及門內施鞶帨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先歸。而待諸門。

至則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既成昏禮。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行不踰閾。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在家從父之謂何。士未迎。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不備禮而行謂之奔。違親命而往則非孝。是宜爲國大禁。今取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時曹氏女未嫁而奔死。故時春立論如此。此解大有益于風教。備錄之。以醒世焉。

晉景公時下宮之難。邱明傳禍由趙氏。史記則歸獄于屠岸賈。且敍次公孫杵臼、程嬰之事甚詳。攷屠氏之在晉國。止有膳夫。公行二官。並無六卿執兵政者。岸賈何人。敢於稱兵僇世卿之族。晉君不敢問。六卿不敢違。舉國不敢議。若是邱明翼經作傳。攷核必眞。馬遷去周已遙。傳聞未確。故當以邱明爲是。

宏光初立。四鎮來歸。當是時。河南山東七地尙在。史閣部宜乘其初至。鼓其銳氣。分鎮二省。使萬元吉往來調護。而身居徐州節制之。外接吳鎮聲勢。內固江淮根本。收羅河南北一帶士豪。興屯養馬。相機進取。隱然虎豹。則□□□□□□乃不守門戶。而守堂奧。□□□□□□聚各鎮于內地。始而兵民相爭。繼而兵自相爭。再而鎮將相爭。高黃爭奪揚州。拏鬬不已。竟不能制焉。用督師元吉。曲爲和解。始解甲聽命。同室爭鬬。何暇外侮。財賦之地。幾激大變。可謂無策之甚。黔驢之技。□□□□公然長驅直入矣。蓋史公本承平之廉吏。原非撥亂之奇才。身離君側。權奪奸手。一死謝國。不足深責矣。萬元吉將赴滁陽上疏。言臣以月朔力疾見朝。祗候敕書關防。八日于茲。竟無實落。頃聞揚州臨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相爭。在

兵素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爲畔。環攻弗釋。長此安窮。兵民兩困。卒有寇至。民必至於逼降。兵必至於驚竄。眞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爲極力開譬。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合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設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敕下撰文詞臣。于臣敕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祇遵。如有抗違。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爲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既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競不已。訴之主兵者。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爲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元吉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荷蒙簡命。監軍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爲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臣歷任廿載。屢經險難。窺先帝大度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瑾用事。斲削元氣。固當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略綢繆之桑土。□□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先

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滅。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此言任議不均。其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事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闖外之從違遙制。使闖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即如前歲督師孫傳廷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遛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可□□□則都城始固。既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當局者心恍。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其末流之弊。督撫更置專事。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寇實著。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爲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競不絿。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

推眞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呶。則批答宜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臾。勿使頤指于雲臺之議。惟益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自清。庶建闡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閒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然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种。自能再劫取勝。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原係痛改前轍。急救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閒。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聾者之側。耀五采于瞽者之前。予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用。千百年後。同一發嘅耳。

安廬撫臣張亮奏復讎義不容緩。歷陳可乘之機四。且言臣西鄙人也。兩任邊道。□□□□雖無弧矢之長。頗知兵家之事。自聞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歃血復讎。繫闖賊之頭。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之痛憾。臣卽有餘策。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廬。俾臣得一意辦賊。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亮此奏。何異祖逖。晉元南渡。無志中原。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逖爲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南歸附。羯趙屏息。使亮如逖躬提一旅。進據雍邱。撫御劉宏道、許定國輩。縱不能□□西北。而士雅之勳名。未必不與之匹敵也。

況撫臣名位高於軍諮祭酒手握重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闖賊非石勒劉曜眞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虛其壯志灰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燮也諸公才氣皆足以辦賊而庸奴當壁奸相當軸腐儒當閫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服不告妻子私往定山紅塔灣投虎跑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爲東門外周家場人少習舉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予知之十年後往叩菴僧菴僧因引予登其家揖之

天啓時南直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翦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個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遍過得官做

殷鴈叟潁陽詩話有云初至潁上見梅生燮友便面詩云夕陽西下魯王宮翦翦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座上尊疊憶孔融俄見隔林□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顯曰竟州道上作款曰孟庵寄興豪邁書法奇縱以問梅生生曰此固不知何許人僧名而儒行者負書擔囊往來濠泗間所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索積稿滿三尺許綑紮堅密不輕以示人嘗竊發視其序爲庚辰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文虎固已紙貴長安之語則邋庵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嚀及出堂瞢然耳民有木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爲隆武禮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閒歸家曰吾家何在□□□□此即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漫然爲之者

閩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廢陸和尚因歸閩開堂說法隆武即位謀相于衆僉曰無相宜官龍舉石浪且曰非和尚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爲宰相後行視城郭爲大銃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太後爲相稱林太師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衆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爲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

洪武時錫邑王孟端芾以善書徵爲中書舍人兼善繪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問仲山起家進士官至僉憲即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同其詩蕭閒淡雅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爲一編未逮也

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張國臣捧廷臣撫議以出且爲□求撫于從治時有德以撫慰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幷欲以此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爲□解嘲而□借撫爲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也果爾則必

使□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孔□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誑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爲報盆廷集議。必以一紙賢于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謾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溯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水一灣。爲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曾還。歲在戊子。身世之厭。因裹糧入定山紅塔灣。借榻老僧龕下。將欲買田數畝。授山僧。爲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愧赧。常口占句云。慚愧沈埋鄭子眞。出山一步卽風塵。樂天終負廬山約。白石清泉也笑人。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右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撰。按介、字介立。江陰人。事蹟僅見卷首附錄自撰崑崙山樵傳。俟考。原鈔本、玉生廣文偶得於羊城書肆。卷首有同邑徐恪題識。亦不知何許人。謂從陳孝子丹忱借閱。其兵鑒一書。卷帙浩繁。難以摘錄。然亦宇宙間不可少之書也。隨筆八卷。雜記鼎革間瑣事。及遺聞佚詩。予稍刪其仙釋迂誕之說。錄存若干頁。亦可以見先生大概矣。云云。無卷數。茲釐爲二卷刻焉。內如備載萬元吉籌軍錄序全文。暨將赴滁陽上疏、弭事不堪再壞疏等。均足補史乘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詳載。又如紀吳三桂伎陳元事。與鈕玉樵觚賸。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痛詆洪文襄。不遺餘力。亦無怪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非所長。而身騎箕尾。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恕詞焉可耳。咸豐壬子小雪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 萬有文庫第二集成初編

## 已痊癒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殷師竹）

嚴鎮 (一七三九上)